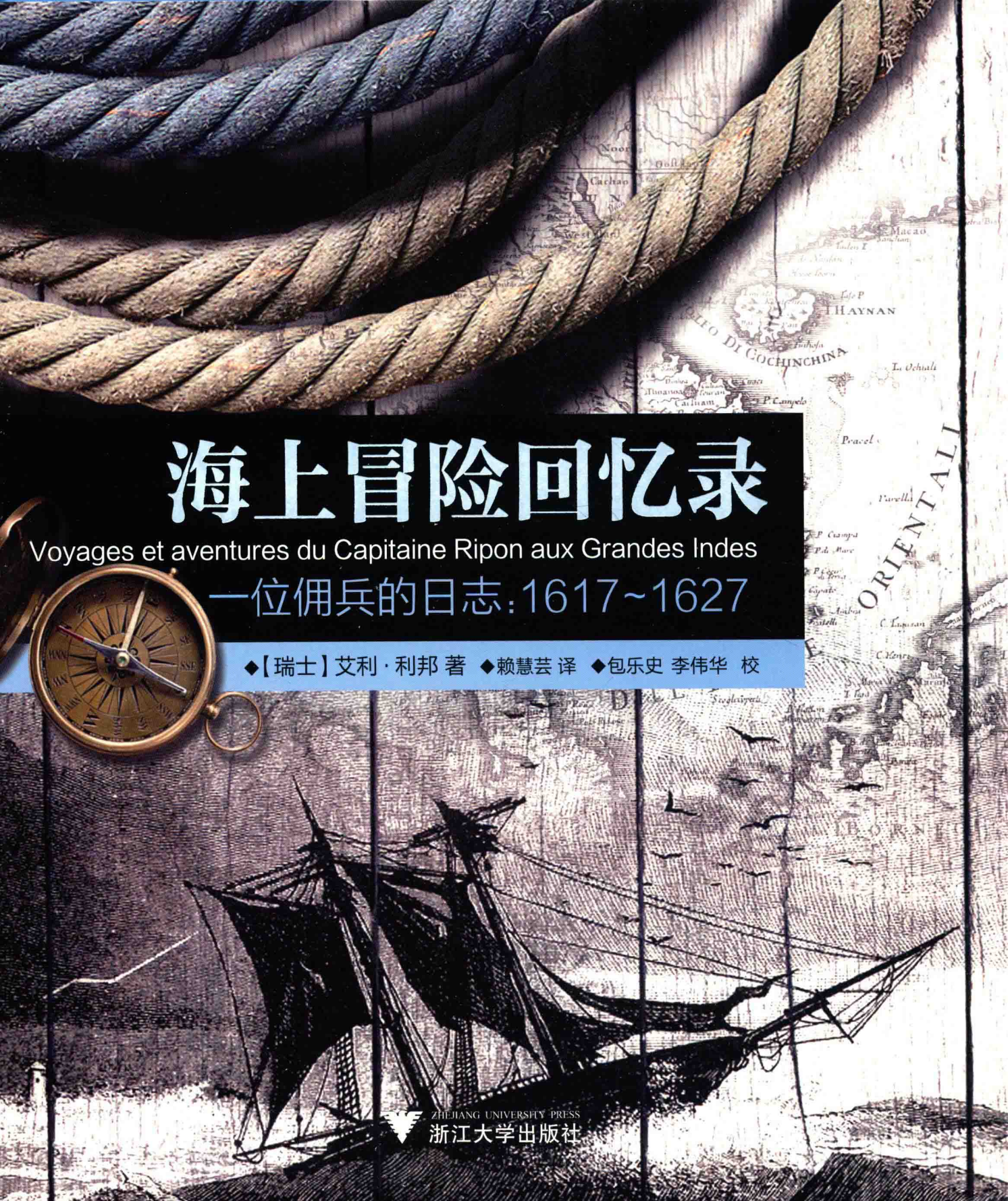




海上冒险回忆录

Voyages et aventures du Capitaine Ripon aux Grandes Indes

一位佣兵日志:1617~1627

◆【瑞士】艾利·利邦 著 ◆赖慧芸 译 ◆包乐史 李伟华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historical map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map is rendered in a sepia or aged yellow tone. It shows the coastline of Indochina (modern-day Vietnam and Laos) on the left, with the Gulf of Tonkin to the eas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in the center, with various islands and reefs marked. To the right, the island of Hainan is visible. The map includes numerous place names in Latin script, such as 'TONKIN', 'HAINAN', and 'SOUTH CHINA SEA'. The map's style is that of an old nautical or geographical chart.

海上冒险回忆录

Voyages et aventures du Capitaine Ripon aux Grandes Indes

一位佣兵の日志:1617~1627

◆【瑞士】艾利·利邦 著 ◆赖慧芸 译 ◆包乐史 李伟华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の日志：1617～1627/
(瑞士)利邦著；赖慧芸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308-13829-1

I. ①海… II. ①利… ②赖… III. ①日记—作品集
—瑞士—中世纪 ②社会生活—史料—台湾省—1617～
1627 IV. ①I522.64 ②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333号

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の日志：1617～1627

[瑞士]艾利·利邦 著 赖慧芸 译 包乐史 李伟华 校

责任编辑 叶 敏

文字编辑 张海荣 叶 敏

责任校对 周红聪

装帧设计 姜艳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5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29-1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目录

中文版校注导论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001
中文版编辑体例与说明.....	011
法文版编注导读 伊弗·纪侯 (Yves Giraud)	018
第一章 捕鲸记.....	041
第二章 从欧洲至爪哇.....	049
第三章 巴达维亚.....	061
第四章 班达群岛.....	077
第五章 关于摩鹿加群岛和巽他群岛的描述.....	093
第六章 从巴达维亚到澳门.....	107
第七章 澎湖.....	117
第八章 日本.....	125
第九章 台湾岛.....	133
第十章 台湾岛 (续)	143
第十一章 爪哇探险.....	161
第十二章 到阿拉伯及印度海岸.....	179
第十三章 在巽他群岛中.....	193

第十四章	爪哇·····	211
第十五章	暹罗之旅与船难·····	223
第十六章	爪哇（续）·····	235
第十七章	描述中国 ·····	241
第十八章	婆罗洲·····	251
第十九章	告别东印度、返航欧洲我的故乡 ·····	259
附录	·····	264

“无钱不使瑞士兵” (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 这是一句在瑞士佣兵为欧洲大陆各地广泛招募的时代, 人尽皆知的俗语, 当其时, 欧洲各邦国间不时交战, 几无宁日。时至今日, 瑞士已因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与成熟的观光服务业, 名列世界最富有国家之林, 然而, 回顾数百年前的瑞士, 仅是一个由诸多过去互相仇视的小独立邦所结成的联盟, 只要能获得合理酬金, 这些小邦中老于征战的青年军人们, 即乐于为外国提供服务。即便是现在, 位于罗马的城邦国家梵蒂冈, 仍然雇用瑞士佣兵来提供自我防卫。

这是艾利·利邦 (Élie Ripon) 上尉的手稿首度被翻译成中文面世。一六一八至一六二六年间, 利邦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①, 在亚洲地区担任士兵及军官。此人可谓瑞士佣兵冒险家的典范, 他很有可能跟当时其他日耳曼地区的青年人一样, 由于家乡发生了惨烈的宗教战争 (至一六四八年各国签署西伐利亚条约才逐渐平息), 在动荡中选择离乡背井, 前往荷兰谋生。据说, 在三十年战争里, 日耳曼地区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因为恐怖的战争而罹难。

一八六五年, 利邦的旅行札记手稿在弗里堡一栋瑞士旧宅阁楼中

^① 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荷兰文写法为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一般缩写为 VOC。该公司在存续近两百年后于一七九九年解散。

被人发掘。两年之后，由当地图书馆书库典藏。^①时光荏苒，在尘封百余年后，这份手稿又被伊弗·纪侯先生（Yves Giraud）在书库中重新发现，并且在一九九三年附上详细的评论与注释出版。^②可惜的是，手稿中完全没有提及利邦本人在东印度地区活动生涯以外之事，甚至连利邦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幸好，我们还可以在一小则逸事中，推测出他的姓名。手稿作者叙述某日他因为俯身想去观察一条黄白相间的不知名小鱼，意外地跌进了台湾岛上的一条河中，为了纪念这有趣的意外，他手下的士兵就用他们长官的名字，将这条河命名为“利邦上尉溪”（la Rivière du Capitaine Ripon）^③。既然知道了作者的名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确认利邦是否曾如他所自称的一样，真的参加、经历过某些任务。这也使我们得以去复原许多因为使用法语发音与拼写而有所扭曲的荷兰人物名称。

十七世纪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冒险家们，留下了以荷兰文与德文书写，为数颇丰的游记。而这些游记，也常被能识读的学者们所评介。儒洛夫·范盖尔德（Roelof van Gelder）先生在其关于服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耳曼冒险家们之游记的精彩研究专著中，引用了不下四十七部此类的游记。^④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先生，在他关于欧洲启蒙运动早期阶段的专著中指出，欧洲知识阶层

① Bibliothèque Cantonale et Universitaire de Fribourg（Switzerland），ms. L509. Paper size 255×165 mm, 370 pages. Pages 1-2, 13-14, 35-36, 155-156, 327-328, 353-354 以及最后数页手稿都佚失了。

② Yves Giraud, *Voyages et aventures aux Grandes Indes*（1617-1627）.（Paris: Les Éditions de Paris 1997），205 pp.

③ Giraud, *Voyages et aventures*, p. 119.

④ Roelof van Gelder, *Het Oost-Indisch avontuur, Duitsers in dienst van de VOC*,（Nijmegen: Sun Publishers 1997），p. 16.

世界观的转变，与这些冒险家所刊行流布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游记，不无关系。^①

迄今，关于近代早期欧洲旅行写作在文学方面的研究，已蔚为时尚，但多将注意力集中于事实与虚构间的关系。结果，学者们的精力多花在诸如偏见、迷思化、（不）可信度，以及十七世纪作者对海外各地社会评介的精确性等主题。其他有趣的主题，还包括这些原始手稿出版时被“改装”（tinker）的情况。因为手稿到出版商手中时，他们总希望“改善”一下内容，让读者读起来感受更加深刻。恣意妄为的出版商经常要求编者，在原始文本中，任意插入一些较具异国风味的逸事，有时，还会为此，无耻地抄袭他人的著作。^②为我们所知的，那部一六五五年荷兰大使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出访中国、觐见中国皇帝所写的知名游记，由作者的兄弟亨德利克（Hendrick）所编辑。后者对于出版商范默斯（van Meurs）所提出的要求，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加以辩驳。^③另一著例，则是法国钻石商 Jean Baptiste Tavernier 的游记，虽然流畅易读，可信度却受到质疑。

艾利·利邦的游记显然未如前述那些德文游记一样，受到一般惯用体例所加诸的要求与限制。这游记以一种生动朴实的风格写就，免除了刻意修饰辞藻之累。甚而，由于此份手稿从来未经同时代编者处理，读来令人倍觉兴味盎然。虽然，当今爱好和平的读者

① Paul Hazard, *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1680-1715*. (Paris: Boivin et Cie 1935).

② 比较古典的研究当然见之于 Percy G. Adams, *Travelers and Travel Liars 1660-1800*,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0).

③ Leonard Blussé and R. Falkenburg, *Johan Nieuhofs Beelden van een Chinareis 1655-57*, (Middelburg: Stichting VOC Publicatiën 1987), p.105 .

可能不会很同意，这个坦荡荡、横冲直撞的军人衷心地告白。他说他很享受当一名战士的冒险生活方式：“我喜欢打仗，不爱和平。”
(j'aimais mieux la guerre que la paix.)^①

当年招募利邦来当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六〇二年，其主要方针有二：

一、将所有现存经营东亚航运的船运公司结合为一家特许公司，这公司将被赋予所有荷兰人与东亚地区贸易活动的垄断权力。由荷兰共和国联邦会议所赋予的特权，使得公司有权对亚洲地区的不同统治者宣战、媾和及签订条约，又能对其属下员工与外国属民行使司法权。公司垄断了亚洲各商港与荷兰间贸易的产品，如香料、丝绸与棉布等等。

二、公司将成为当时荷兰共和国向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争取独立的战略工具之一。在独立战争中，公司也要竭尽全力，不断地攻击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居留地。

英国史学者博克舍 (Charles Boxer)，也就是《荷兰海上帝国》(*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一书 (一本详述荷兰东、西印度两公司历史的著作) 之作者，即因为公司扮演了双重角色之故，顺理成章地称荷兰东印度公司为“账册与剑之公司”。利邦的生涯，或多或少卷入了公司在亚洲出场的第三个十年间的活动，清楚地呈现了前述商业与战略的双重目标。在亚洲各地，公司盖起了高墙耸立的商馆，用

^① Giraud, *Voyages et aventures*, p. 116.

以保护其贸易品，又于战略要地建造城池，借以施行其从原住民那里所获得的垄断贸易权。为此，公司总是需要调度相当数目的欧洲士兵，以及数量更多的亚洲同盟军人。根据粗略的估计，当利邦服役时，在东印度公司常驻亚洲的六千名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军职，其中，超过半数的欧洲士兵，来自于中欧地区。利邦跟那一小群我们多次从他游记中瞥见姓名的日耳曼与瑞士军官一起，被调派到许多不同地区，去解决各种状况。虽然，在为公司服务的七年中，他造访过（或应说他宣称造访过）亚洲许多偏远的角落，但我们或许可以稳当地说，他的游踪确实贯穿了一六一九到一六二六年间，数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如东印度公司亚洲总部在荷兰人首次造访爪哇后不久所遭到的围攻，还有后来的重建；一六二一年公司强加在班达群岛上的肉豆蔻垄断政策；荷兰人侵攻葡萄牙人居留地澳门失败，与其后一六二二年到一六四四年夏季，荷兰东印度公司亟欲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这一注定失败的尝试，以及公司日后转入台湾本岛的过程。一六二五年，利邦跟手下一群人，驻扎于巽他海峡上一座水土瘴厉的海岛上，瞭望着占据附近阿勒贡德岛的英国人，却差点没病死。一六二六年，他被派遣到生产檀香木的帝汶岛、盛产胡椒的亚齐去执行军事任务，在乘船回返巴达维亚的海路上，几乎灭顶。后来，他又在巴达维亚当了几个月的上尉。当他依约服毕役期，便带着满身战斗遗留的伤疤，还有满脑子宝贵的回忆，在同年十二月登船返欧。

艾利·利邦并非一开始就在荷兰签约当兵。最初，他登上的是在北极海域斯匹茨卑尔根（Spitsbergen）岛附近作业的捕鲸船，但猎捕与残杀鲸鱼的骇人景象让他反感，他誓言不再登上任何捕鲸船，大叹“我看着这一切前所未见景象，心中唯一的想法是，要是自己在瑞士

最高峰上就好了”^①。回到荷兰，他便在一六一八年三月，签约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佣兵。当月底，他就随船出航，开始了他前往东亚的八个月航程。通过好望角时，他在那里见识了一些跟原住民科伊科伊人或霍屯督人的交易。之后，于十一月四日，抵达了位在爪哇岛西端的雅加达的东印度公司商馆。总督昆恩开心地迎接他们，利邦与其他士兵立刻领命，增援商馆四壁的防卫工作，以御敌袭。^②不久之前，昆恩才刚调派人手、物资、仓储货物及补给品，到雅加达附近的这个荷兰人所保有，刚建立的贸易商馆，昆恩当然担心万丹苏丹（亟欲迫使荷兰人回头到万丹），与雅加达当地首领（因荷兰人突然在他管领的港口大量驻扎）的联军，会突然发动攻击。此外，也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荷兰与爪哇间升高的紧张局势，视为排除荷兰商敌的天赐良机，加入本地人的一方。

利邦的记载，生动地描绘了此后历经四个月的围城战大小事。在战斗中，冲突与喘息被巧妙地连缀在一块。荷兰守城军两度希望能开城投降，但在围城军之间，接连爆发内斗，阻碍了投降时机。后来，这一被围的商馆，终于受到昆恩总督所指挥的大型舰队援助，这也是昆恩早先于一月初，乘船到摩鹿加海域求援的成果。在优势火力下，雅加达的爪哇人市镇被夷为平地，此后数年，荷兰人在旧镇的废墟中，建造起殖民市镇——巴达维亚城，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十七、十八世纪作为亚洲营运总部的城市。至十九、二十世纪，此地发展为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行政首都。一九四五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其后，巴达维亚恢复本名雅加达，直到今日，仍为印度尼西亚首都。

① Giraud, *Voyages et aventures*, p. 116.

② 昆恩于一六一八至一六二二年担任总督，尔后则被召回荷兰。又再度于一六二七至一六二九年间就任同一职位，最后因病殉职。

一年半后，在一六二一年的春季，昆恩总督率领一支由二十一艘船舰组成的大型舰队前往班达岛。按照荷兰本部公司高层的指示，他必须征服所有生产肉豆蔻的岛屿，并垄断全部肉豆蔻的出口。利邦也参与了这次远征，虽然他把日期完全记错了——他以为是在九月，他还是把交战过程写成一份生动的报告。后来，此一战役演变成了将所有原住民驱逐出岛的结局。虽说如此，利邦还是将当地的人群、水果、蛇与其他动物作了一番详细的叙述。

对中文读者而言，讲述利邦参与东印度公司，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各战役的那些章节，无疑是最有兴趣了解的。因为此一记载，揭示了澎湖从一六二二到一六二四年受荷兰占领时的一些新数据。^①利邦个人参与了荷兰在澳门的败仗，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谈判开放贸易被拒后，劫掠沿海的活动。最具历史意义的，莫过于利邦在台湾岛沿岸建造一座小型木城的记载，以及他遭遇身材伟岸的麻豆战士的恐怖经验。麻豆人趁着他跟手下在林中伐木为材时，发动了一次奇袭。

就跟同时代的一些作者一样，利邦也把一些他所没有，或几乎不可能前往之处的游记，穿插在他的札记里。他的圣城麦加与亚拉拉山之旅——也就是号称曾目睹诺亚方舟残骸的旅程，显然是自己发明的。另外，他的日本与中国内地之旅，多少也启人疑窦。关于所谓“沉默贸易”（silent trade），还有残忍的亚齐苏丹，以及中国人口密集

① Leonard Blussé, "Another Voice from the Past: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P'eng-hu and the first Dutch settlement on Taiwan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 in *Trans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Image of Taiwan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pp. 48-64.

情况（利邦还提出自己的解释）的这些故事，在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的记载中，比比皆是。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手稿中存在许多执行陆战的详细描述，让我们获知许多他所运用的战术与武器。他执行过一胆大妄为的秘密侦察任务，走陆路从巴达维亚到万丹，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位十七世纪丛林“兰博”杀气腾腾的活动。从他花费不少篇幅述说许多跟亚洲当地人交往的故事这点，以及他甚至会引用他们的语言来看，在社交能力方面，利邦拥有过人的秉赋。

读者有时会发现，在面对女性时，利邦也有他柔情的一面。他对于那些阵亡万丹高官遗孀的号泣，寄予同情；又惊讶班达女人们提供情人鸦片，当成春药；对于亚齐女人被苏丹下令给大象强奸，他深感惊怖。然而，对于在帝汶岛“皇帝”的嫔妃间能四处逢源，他感到十分享受。在澎湖那一段让我们发现，汉人官员笑眯眯地说，他早就把女人藏得远远，不让利邦有机可趁。尽管利邦是一个称职的士兵，但他当然也是个“坏小子”（mauvais garçon）。可是，当台湾岛上村社的头目，热忱地让给他自己的卧榻——就是他房间地板上的床垫，还有几张鹿皮制的被子，利邦却回嘴说，要不是他得在行军中打野铺的话，总希望睡在家里舒适的床垫上。头目建议利邦，不妨以本地的女人来当床垫与铺盖，利邦又回嘴说，那样的床垫，他也睡不惯。

利邦的历险记，读起来仿佛一本配满插图的小说，述说着大男人莽撞又毫无顾忌的放肆胡为，对于所受的苦遇，蛮不在乎。在利邦看来，士兵这个工作本来就有很多值得一探的危险跟际遇。他对杀死爪哇敌人，又割耳带回以证军功一事，毫不遮掩。当他在亚齐担任顾问的任务结束，利用所谓“许可私掠”（privateer）的理由，也亲自干了一回海盗，把一艘葡萄牙小商船上的船员，残杀到仅存一人。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竟然没有在他发出警告之后就立刻投降交货，反而大胆回击。

是否因此就说利邦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家伙？他可能有点不道德，但还不至于反道德。他决定让另一艘葡萄牙船上被俘的船员活下去，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好好投降。他体恤手下士兵，又蔑视那种不顾手下生命安危的上级，例如他自己的同胞——瑞凡上尉在攻击澳门时的表现。他也蔑视虐待、苛待士兵的马丁·宋克——他是最不得人心的“台湾岛”长官。事实上，利邦根本拒绝继续担任宋克的手下，而且，在他回到巴达维亚后，他向卡彭铁尔总督直言禀报自己对原本上级的恶感，从未噤声缩舌。从公司与他本身的记载，我们知道，利邦也曾担任巴达维亚城的市政法庭承审官，同时，他又是教务评议会的一员。换言之，虽然他被同时代之人看成一介武夫，也无损于他身为一个市民的尊严。

我们应该从何种角度来阅读利邦的游记呢？这样的文本，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人类学家拿来注释与分析，这些人喜欢对其中历史的或非历史的事实，作出种种评论。但我会建议，从别处下手。依我的方式，可能要先有一些历史想象能力，说不定，享受利邦文本最佳的方式，是把自己想象成他十七世纪同伴中的一员，跟着他一起前往远方的异国。在那里，他见到许多人，以及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他在那些人生无法不面对的事情上，坦率自然、毫不做作。这点可能是他的作品最为吸引人的特质：无论面对怎样的人，利邦都毫不腼腆。他尝试去引发对话，并与“他者”坦诚相待，不带偏见与优越感。一名汉人跟他混熟了之后，告诉他说：“Lou ho bey orspaniar omho”（你是好人，西班牙人不是），他显然是十分愉快地被逗乐了吧。

本书为利邦的游记，因古文献版本和流传的复杂性以及游记本身的体裁，书中所记是否属实仍有待专家的考察，此书的出版仅有文献的补充和参考价值，请读者明鉴。

中文版编辑体例与说明

一、书稿来源

本书的主文为古文献，文献手稿目前收藏于瑞士弗里堡（Fribourg）州立大学图书馆，手稿号码 ms. L 509，纸本，尺寸为宽 255 毫米，长 165 毫米，共三百七十页。装帧为每十二张一部。其中一百一十二页，十三至十四页，三十五至三十六页，一百五十五至一百五十六页，三百二十七至三百二十八页，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及结尾佚失。书皮为硬纸板。封面里有以下标示：Gex/一八六七年四月五日 / 此手稿于一八六五年在弗里堡州一栋房舍阁楼中的箱子里发现。

二、版面说明

本文

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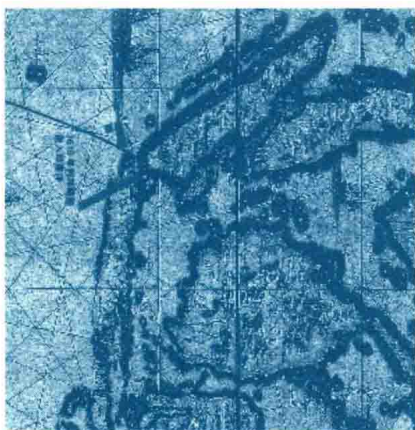
060

法文版编者注

① 舟重难航。

几艘帆船，但是我们在赤道附近，一点风都没有，没办法跟随这些帆船，我们彼此离得很近，大概只有一堆半的距离^A，看得见他们却不能给他们开炮，杀他们^B，真气人！我们已经在太阳下晃荡了八天，太阳虽晒，热昏了，而且像把手放在砧地上烤一样。由于我们顺着赤道洋流漂流，第八天夜里，终于起风了，我们不需要怎么划桨，便到达了昨夜里起风的地方更远的地方，早上只看见天空和大海，别无他物，看我们的希望落空，本以为可以争得胜利品，却只得捕几条鱼。这种鱼的样子类似鲷鱼，只是比较短长，它们很轻松地跟着船走。

六月一日，我们看见一艘帆船出现在赤道的另一边。夜晚，确认



《利邦上尉航行路线图》分图。利邦提及之地点与航行路线由中文版审校学者考据绘制而成。

马泰语

从利邦那里得知很多小王国，每一个海城城市或城镇都有自己的国王，即使是最小的城也是如此，但是马泰语^C这个词同音了大群岛王国，便自然联想到大岛的统治者，就如同欧洲的意思，它的管辖范围主要在南洋，因为开内国上在西部边缘有一大片领土，这两位君主是开内岛最有名的人，其他国王都臣服其下，——出自《历史新编航海日志》

边栏文字：法文版编者摘录自其他航海日志之内容，可与利邦提及的人、事物参照

校注

- A 利邦来语“*Empire venable*”。
- B 一子船而两的士城，先后被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占领，一六六三年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接管，现名为 *Cassida*，*De Oost-Indische wereld van Western Schoten* p. 110, 1668-25 页可能由于此城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占领以致误以为城，所以得三人也得以马泰语为 *Guanabon* 来指称是望，以便得知马泰语属区分开来。
- C 一词约合一点九米。
- D 马来语为“*Empire*”。
- E 马来语为“*Orang sarak*”。
- F 可能指当时任职于干子船酋长官 *Jua Datoe* *Lam*。
- G 马来语为“*Empire*”。
- H 一岛为马来语“*Kat*”，意为国王。
- I 马来语为“*Orang*”。
- J 指夜色。
- K 一十六世纪中期，爪哇岛上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古印度教信仰，爪哇岛东部伊斯兰教以曼三在国王 *Sultan Agung* 领导下势力逐渐扩张，他并在一五七五年被奉为君主，其孙 *Sultan Ageng* 在一六三三至一六二〇年所率领数万人发动对东印度公司的战，中毁了一个大城，这是回教对非主流地区的封建帝国，并为要加前所称为苏丹。之后他回教国家，上称为 *Sultan Agung* *Laguna* *Martina*，即“马泰三皇帝”之称。参见 *Peter van Dam, Beschryving van de eestindische Gewesten* (1717) *Geschiedenis: Nieuw-Geschiedenis* *Publikatie* 1939。
- L 一处校注有误，小内是前属马林村。
- M 当时是荷兰了商务员苏利（*Audrey Sour*）（见第三版校注），当时并

中文版校注